

中國新文學作品選

第二冊

李潤新
閻純德
編選

北京語言學院

中国新文学作品选

(二)

阎 纯 德 李 润 新

编 选

北 京 语 言 学 院

1980年

目 录

郁达夫

作者介绍	1
春风沉醉的晚上	3
薄奠	16
沉沦 (存目)	

田 汉

作者介绍	26
名优之死	29

朱自清

作者介绍	59
送韩伯画往俄国	61
赠 A. S.	62
温州的踪迹	63
背影	69
荷塘月色	71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73

冰 心

作者介绍	82
斯人独憔悴	84
超人	91
繁星	96
春水	98

说几句爱海的孩子气的话 98

寄小读者 100

闻一多

作者介绍 104

太阳吟 106

发现 108

死水 108

一句话 109

荒村 110

洗衣歌 112

忆菊 114

最后一次的讲演 117

丁西林

作者介绍 119

一只马蜂 120

王统照

作者介绍 139

刀柄 141

山雨 (存目)

瞿秋白

作者介绍 156

饿乡纪程·绪言 159

赤潮曲 161

铁花 162

失题 163

饿乡纪程 (存目)

赤都心史 (存目)

鲁彦

作者介绍	165
柚子	167
黄金	174
野火（存目）	
阳翰笙	
作者介绍	191
草莽英雄	196
徐志摩	
作者介绍	298
大帅	299
再别康桥	301
洪 深	
作者介绍	303
五奎桥	305

郁 达 夫

作者介绍

郁达夫 (1896.12.7—1945.9.17)，现代著名作家。原名郁文。浙江富阳人。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七岁入私塾。十四岁于县立高等小学堂毕业后，考入嘉兴府中学，后转入杭州府中学。1910年春转入美国长老会在杭州办的育英书院，因参加反对校长的风潮被开除。1911年后在家自修。1913年9月由其兄郁华带到日本，先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后入帝国大学经济科。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留日期间，曾和郭沫若、成仿吾等组织以抗日为宗旨的夏社，并筹备创造社。文学上受到高尔基、契诃夫，特别是王尔德、汤姆生、左藤春夫作品中的浪漫主义影响。1921年，他的处女作《沉沦》(泰东图书局)问世，这是他早期的代表作。由于“惊人的取材和大胆的描写”震动了当时的文坛。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一个留日学生由于异国民族的压迫和社会的冷遇所造成的精神上的极度痛苦，它有作者反帝的爱国热情和对现实的不满呼声，也有其孤独、颓废的情绪。随后又发表了《南迁》、《银灰色的死》、《风铃》等短篇，主题和人物与《沉沦》相类似。1922年毕业后回国，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先后主编《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等刊物，写了很多作品。1923年至1926年在北京大学、武昌大学、中山大学任教，并主编过《创造月刊》和《洪水》。1923年是他创作的旺盛期，先后发表了《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这是两篇描写工人

生活的优秀作品。另以大革命时代为背景写的《她是一个弱女子》（1931年）和《出奔》（1935年）也是政治倾向比较进步的小说。此外，象揭露军阀及其家庭道德败坏的《秋河》，描写娼妓和一般演员等下层人物生活命运的《茫茫夜》、《街灯》、《迷羊》等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暴露了旧社会的罪恶，有一定的批判意义。但过多的色情描写，破坏了主题的严肃性，使这些作品掺杂着许多不健康的因素。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的思想趋于消沉，由失望而走向退缩隐遁。1928年与鲁迅合编《奔流》。1929年与鲁迅、宋庆龄等人发起民权保障自由大同盟。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之后他隐居杭州，写了一些倾向颓废的小说，如《马樱花开的时候》、《飘儿和尚》、《迟桂花》、《迟暮》、《东梓关》等。在这些作品中，对人物的闲适无为、乐天安命的人生态度和封建名士的生活方式，抱着欣赏和羡慕的态度。这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当时，客观上起了麻醉人们消磨斗志的作用。他是个多产作家。小说艺术性较高，擅长于写景抒情，语言优美，笔调自然洒脱，但题材较狭窄，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1934年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并写《导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重新振作起来，投入了救亡运动，并应郭沫若之邀，赴武汉参加抗战工作，到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同年冬，到南洋，参加抗日活动，曾担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文化界抗日联合会等组织重要职务，主编《星洲日报》，宣传抗日。后逃至苏门答腊，坚持抗日斗争。1945年9月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他的后期表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郁达夫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要作家，他对新文学的贡献和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磨灭的。他的其他著作还有：《日记九种》（1927年，北新书局）、《戏剧论》（1930年，商务印书馆）、《小说论》（1931年，光华书局）、《郁达夫杰作选》（1946年，上海新象书店）、《达夫短篇小说集》（1935年，北

新书局)、《达夫散文集》(1948年,上海春明书店)、《达夫日记集》(1935年,北新书局)、《达夫游记》(1936年,文学创造社)、《我的忏悔》(1936年,良友图书公司)等及翻译多种。此外,印行有《达夫全集》七卷。解放后出版了《郁达夫选集》(1951年,开明书店;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了《郁达夫选集》。

春风沉醉的晚上

一

在沪上闲居了半年,因失业的结果,我的寓所迁移了三处。最初我住在静安寺路南的一间同鸟笼似的永也没有太阳晒着的自由的监房里。这些自由的监房的住民,除了几个同强盗小窃一样的凶恶裁缝之外,都是些可怜的无名文士,我当时所以送了那地方一个 Yellow Grud Street 的称号。在这 GtrudStreet 里住了一个月,房租忽涨了价,我就不得不拖了几本破书,搬上跑马厅附近一家相识的栈房里去。后来在这栈房里又受了种种逼迫,不得不搬了,我便在外白渡桥北岸的邓脱路中间,日新里对面的贫民窟里,寻了一间小小的房间,迁移了过去。

邓脱路的这几排房子,从地上量到屋顶,只有一丈几尺高。我住的楼上的那间房间,更是矮小得不堪。若站在楼板上升一升懒腰,两支手就要把灰黑的屋顶穿通的。从前面的弄里踱进了那房子的门,便是房主的住房。在破布洋铁罐玻璃瓶旧铁堆满的中间,侧着身子走进两步,就有一张中间有几根横挡跌落的梯子靠墙摆在那里。用了这张梯子往上面的黑黝黝的一个二尺宽的洞里

一接，即能走上楼去。黑沉沉的这层楼上，本来只有猫额那样大，房主人却把它隔成了两间小房，外面一间是一个N烟公司的女工住在那里，我所租的是梯子口头的那间小房，因为外间的住者要从我的房里出入，所以我的每个月的房租要比外间的便宜几角小洋。

我的房主，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弯腰老人。他的脸上的青黄色里，映射着一层暗黑的油光。两只眼睛是一支大一支小，颧骨很高，额上颊上好几条皱纹里满砌着煤灰，好象每天早晨洗也洗不掉的样子。他每日于八九点钟的时候起来，咳嗽一阵，便挑了一双竹篮出去，到午后的三四点钟总仍旧是挑了一双空篮回来的，有时挑了满担回来的时候，他的竹篮里便是那些破布铁器玻璃瓶之类。象这样的晚上，他必要去买些酒来喝喝，一个人坐在床沿上瞎骂出许多不可捉摸的话来。

我与隔壁的同寓者的第一次相遇，是在搬来的那天午后。春天的急景已经快晚了的五点钟的时候，我点了一枚蜡烛，在那里安放几本刚从栈房里搬过来的破书。先把它们叠成了两方堆，一堆小些，一堆大些，然后把两个二尺长的装画的画架复在大一点的那堆书上。因为我的器具都卖完了，这一堆书和画架白天要当写字台，晚上可以当床睡的。摆好了画架的板，我就朝着了这张由书叠成的桌子，坐在小一点的那堆书上吸烟，我的背系朝着梯子的接口的。我一边吸烟，一边在那里呆看放在桌上的蜡烛火，忽而听见梯子口上起了响动，回头一看，我只见了一个自家的扩大的投射影子，此外什么也辨不出来，但我的听觉分明告诉我说：“有人上来了。”我向暗中凝视了几秒钟，一个圆形灰白的面貌，半截纤细的女人的身体，方才映到我的眼帘上来。一见了她的容貌我就知到她是我的隔壁的同居者了。因此我来找房子的时候，那房子的老人便告诉我说，这屋里除了他一个人外，楼上只住着一个女工。我一则喜欢房价的便宜，二则喜欢这屋里没有别的女

人小孩，所以立刻就租定了的。等她走上梯子，我才站起来对她点了点头说：

“对不起，我是今朝才搬来的，以后要请你照应。”

她听了这话，也并不回答，放了一双漆黑的大眼，对我深深地看了一眼。就走上她的门口去开了锁，进房去了。我与她不过这样的见了一面，不晓是什么原因，我只觉得她是一个可怜的女子，她高高的鼻梁，灰白长圆的面貌，清瘦不高的身体，好象都是表明她是可怜的特征，但是当时正为了生活问题在那里操心的我，也无暇去怜惜这还未曾失业的女工，过了几分钟我又动也不动地坐在那一小堆书上看蜡烛光了。

在这贫民窟里过了一个多礼拜，她每天早晨七点钟去上工和午后六点多钟下工回来，总只见我呆呆的对着了蜡烛或油灯坐在那堆书上。大约她的好奇心被我那痴不痴呆不呆的态度挑动了罢，有一天她下了工走上楼来的时候，我依旧和第一天一样的站起来让她过去。她走到了我的身边忽而停着了脚。看了我一眼，吞吞吐吐好象怕什么似的问我说：

“你天天在这里看的是什么书？”

（她操的是柔和的苏州音，听了这一种声音以后的感觉，是怎么也写不出来的，所以我只能把她的言语译成普通的白话。）

我听了她的话，反而脸上涨红了。因为我天天呆坐在那里，面前虽则有几本外国书摊着，其实我的脑筋昏乱得很，就是一行一句也看不进去。有时候我只用了想象在书上的一行与下一行中间的空白里，填些奇异的模型进去。有时候我只把书里边的插画翻开来看看，就了那些插画演绎些不近人情的幻想出来。我那时候的身体因为失眠与营养不良的结果，实际上已经成了病的状态了。况且又因为我的唯一的财产的一件棉袍已经破得不堪，白天不能走出外面去散步和房里全没有光线进来，不论白天晚上，都要点着油灯或蜡烛的缘故，非但我的全部健康不如常人，就是我

的眼睛和脚力，也局部的非常萎缩了。在这样状态下的我，听了她的这一问，如何能够不红脸来呢？所以我只是含含糊糊的回答说：

“我并不在看书，不过什么也不做，呆坐在这里，样子一定不好看，所以把这几本书摊放着的。”

她听了这话，又深深的看了我一眼，作了一种不了解的形容，依旧的走到她的房里去了。

那几天里，若说我完全什么事情也不去找，什么事情也不曾干，却是假的。有时候，我的脑筋稍微清醒一点下来，也曾译过几首英法的小诗，和几篇不满四千字的德国的短篇小说，于晚上大家睡熟的时候，不声不响的出去投邮，在寄投给各新开的书局。因为当时我的各方面就职的希望，早已经完全断绝了，只有这一方面，还能靠了我的枯燥的脑筋，想想法子看。万一中了他们编辑先生的意，把我译的东西登了出来，也不难得着几块钱的酬报。所以我自迁移到邓脱路以后，当她第一次以同我讲话的时候，这样的译稿已经发出了三四次了。

二

在乱昏昏的上海租界里住着，四季的变迁和日子的过去是不容易觉得的。我搬到了邓脱路的贫民窟之后，只觉得身上穿在那里的那件破棉袍子一天一天的重了起来，热了起来，所以我心里想：

“大约春光也已经老透了罢！”

但是囊中很羞涩的我，也不能上什么地方去旅行一次，日夜只是在那暗室的灯光下呆坐。有一天大约是午后了，我也是这种的坐在那里，隔壁的同住者忽而手拿了两包用纸包好的物件走了上来，我站起来让她走的时候，她把手里的纸包放了一包在我的书桌上说：

“这一包是葡萄浆的面包，请你收藏着，明天好吃的。另外我还有一包香蕉买在这里，请你到我房里来一道吃罢！”

我替她拿住了纸包，她就开了门邀我进她的房里去。共住了这十几天，她好象已经信用我是一个忠厚的人的样子，我见她初见我的时候脸上流露出来的那种疑惧的形容完全没有了。我进了她的房里，才知道天还未暗，因为她的房里有一扇朝南的窗，太阳返射的光线从这窗里投射进来，照见了小小的一间房，由二条板铺成的一张床，一张黑漆的半桌，一只板箱，和一条圆凳。床上虽则没有帐子，但堆着有二条洁净的清布被褥。半桌上有一支小洋铁箱摆在那里，大约是她的梳头器具，洋铁箱上已经有许多油污的点子了，她一边把堆在圆凳上的几件半旧的洋布棉袄，粗布裤等收在床上，一边就让我坐下。我看了她那殷勤待我的样子，心里倒不好意思起来，所以就对她说：

“我们本来在一处，何必这样的客气。”

“我并不客气，但是你每天当我回来的时候，总站起来让我，我却觉得对不起你得很。”这样的说着，她就在一包香蕉打开来让我吃。她自家也拿了一只，在床上坐下，一边吃一边问我说：

“你何以只住在家里，不出去找点事情做做？”

“我原是这样的想，但是我找来找去总找不着事情。”

“你有朋友么？”

“朋友是有的，但是到了这样的时候，他们都不和我来往了。”

“你进过学堂么？”

“我在外国的学堂里曾经念过几年书。”

“你家住在什么地方？何以不回家去？”

她问到了这里，我忽而至感觉到我自己的现状了。因为自去年以来，我只是一日一日地萎靡下去，差不多把“我是什么人是”我现在所处的是一种什么境遇？“我的心里还是悲还是喜？这些”

观念都忘掉了。经她这一问，我重新把半年来困苦的情形一层一层地想了出来。所以听她问话以后，我只是呆呆地看她，半晌说不出话来，她看了我这个样子，以为我也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人，脸上就立时起了一种孤寂的表情，微微地叹着说：

“唉！你也是同我一样的么？”

微微地叹了一声之后，她就不说话了。我看她眼圈上有些潮红起来，所以就想了个另外的问题问她说：

“你在工厂里做的是什工作？”

“是包纸烟的。”

“一天做几个钟头工？”

“早晨七点钟起，晚上六点钟止，中上休息一个钟头，每天一共要做十个钟头的工。少做一点钟就要扣钱的。”

“扣多少钱？”

“每月九块钱，所以是三块钱十天，三分大洋一个钟头。”

“饭钱多少？”

“四块钱一月。”

“这样算起来，每月一个钟头也不休息。除了饭钱，可省下五块钱来。够你付房钱买衣服的么？”

“哪里够呢！并且那管理人又……啊啊！……我……我所以非常恨工厂的。你吃烟的么？”

“吃的。”

“我劝你顶好还是不吃，就吃也不要去吃我们工厂的烟。我真恨死它在这里。”

我看看她那种切齿怨恨的样子，就不愿意再说下去。把手里捏着半个吃剩的香蕉咬了几口，向四边一看，觉得她的房里也有些灰黑了，我站起来道了谢，就走回到了我自己的房里。她大约作工倦了的缘故，每天回头大概是马上就入睡的，只有这一晚上，她在房里好象是直到半夜还没有就寝。从这一回以后，她每

天回来，总和我说几句话。我从她自家的口里听得，知道她姓陈，名叫二妹，是苏州东乡人，从小系在上海乡下长大的。她父亲也是纸烟工厂的工人，但是去年秋天死了。她本来和她父亲同住在那时房里，每天同上工厂去的，现在却剩下她一个人了。她父亲死后的一个多月，她早晨上工厂去也一路哭了去，晚上回来也一路哭了回来的。她今年十七岁，也无兄弟姐妹，也无亲近的亲戚。她父亲死后的葬殓等事，是他于未死之前，把十五块钱交给楼下的老人，托这老人包办的，她说：

“楼下的老人倒是一个好人，对我从来没有起过坏心，所以我得同父亲在一样的去作工，不过工厂的一个姓李的管理人却坏得很，知道我父亲死了，就天天想戏弄我。”

他自家和她父亲的身世，我差不多全知道了，但她母亲是如何的一个人？死了呢还是活在那里？假使还活着，住在什么地方，等等，她却从来还没有说及过。

三

天气好象变了。几日来我那独有的世界，黑暗的小房里的腐浊的空气，同蒸笼里的蒸气一样，蒸得人头昏欲晕，我每年在春夏之交要发的精神衰弱的重症，遇到了这样的气候，就要使我变成半狂。所以我这几天来到了晚上，等马路人静之后，也常常走出去散步去。一个人在马路上从隘狭的深蓝天空里看看群星，慢慢的向前行走，一边做些漫无涯际的空想，倒是于我的身体很有利益，当这样的无可奈何，春风沉醉的晚上，我每天要在各处乱走，走到天将明的时候才回家里。我这样走倦了回去就睡，一睡直可睡到第二天的日中，有几次竟要睡到二妹下工回来的前后方才起来，睡眠一足，我的健康状况也渐渐地回复起来了，平时只能消化半磅面包的我的胃部，自从我的深夜游行的练习开始之后，进步的几乎能容纳面包一磅了。这事在经济上虽则是一打

击，但我的脑筋，受了这些滋养，似乎比从前稍能统一，我于游行回来之后，就睡之前，却作成了几篇 Allanpoe 式的短篇小说，自家看看，也不很坏。我改了几次，抄了几次，一一投邮寄出之后，心里虽然起了些微细的希望，但是想想前几回的译稿的绝无消息，过了几天，也便把他们忘了。

邻住者的二妹，这几天来，当她早晨出去上工的时候，我总在那里酣睡，只有午后上工回来的时候，有几次有见面的机会，但是不晓是什么原因，我觉得她对我的态度，又回到从前初见面的时候的疑惧状态去了。有时候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她的黑晶晶，水汪汪的眼睛里，似乎是满含着责备我规劝我的意思。

我搬到这贫民窟里住后，约莫已经有二十多天的样子，一天午后我正点上蜡烛，在那里看一本从旧书铺买来的小说的时候，二妹却急急急忙忙的走上楼来对我说：

“楼下有一个送信的在那里，要你拿了印子去拿信。”

她对我讲的时候，她的疑惧我的态度更表示的明显，她好象在那里说：“呵呵！你的事件是发觉了！”我对她这种态度，心里非常痛恨，所以就气急了一点，回答她说：

“我有什么信？不是我的！”

她听了我的这气愤愤的回答，更好象是得了胜利似的，脸上忽涌出一种冷笑说：

“你自家去看吧！你的事情，只有你自家知道的！”

同时我听见楼底下门口果真有一个邮差似的人在催着说：

“挂号信！”

我把信取来一看，心里就突突地跳了几下，原来我前回寄去的一篇德文短篇的译稿，已经在某杂志上发表了，信中寄来的是五元钱的一张汇票。我囊里正是将空的时候，有了这五元钱，非但月底要预付来月的房金可以无忧，并且付过房金以后，还可以维持几天食料，当时这五元钱对我的效用的扩大，是谁也不能推

想得出来的。

第二天午后，我上邮局去取了钱，在太阳晒着的大街上走了一会，忽而觉得身上就淋出了许多汗来。我向我前后左右的行人一看，复向我自家的身上一看，就不知不觉地把头低俯了下去。我颈上头上的汗珠，更同盛雨似的，一颗一颗地钻出来了。因为当我在深夜游行的时候，天上并没有太阳，并且料峭的春寒，于东方微白的残夜，老在静寂的街巷中留着，所以我穿的那件破棉袍子，还觉得不十分与季节违异。如今到了阳和的春日晒着的这日中，我还不能自觉，依旧穿了这件夜游的敝袍，在大街上阔步，于前后左右的和季节同时进行的我的同类一比，我那得不自惭形秽呢？我一时竟忘了几日后不得不付的房金，忘了囊中本来将尽的些微的积聚，便慢慢的走上了闸路的估衣铺去。好久不在天日之下行走的我，看看街上来往的汽车人力车，车中坐着的华美的少年男女，和马路两旁的绸缎铺金银铺窗里的丰丽的陈设，听听四面的同蜂衙似的嘈杂的人声，脚步声，车铃声，一时倒也觉得是身到了大罗天上的样子。我忘记了我自家的存在，也想和我的同胞一样的欢歌欣舞起来，我的嘴里便不知不觉的唱起几句久忘了的京调来了。这一时的涅槃幻境，当我想横越过马路，转入闸路去的时候，忽而被一阵铃声惊破了。我抬起头来一看，我的面前正冲来了一乘无轨电车，车头上站着那肥胖的机器手，伏出半身，怒目大声骂我说：

“猪头三！依（你）艾（眼）睛散（生）咯！跌杀时，叫旺（黄）够（狗）抵依（你）命噢！”

我呆呆地站住了脚，目送那无轨电车尾后卷起了一道灰尘，向北过去之后，不知是从何处发出来的感情，忽然竟禁不住哈哈哈哈哈的笑了几声。等得四面的人注视我的时候，我才红了脸慢慢地走向了闸路里去。

我在几家估衣铺里，问了些夹衫的价钱，还了他们一个我所

能出的数目，几个估衣铺的店员，好象是一个师傅教出的样子，都摆下了脸面，嘲弄着说：

“依（你）寻萨咯（什么）凯（开）心！马（买）勿起好勿要马（买）咯！”

一直问到五马路边上一家小铺子里，我看了夹衫是怎么也买不成了，才买定了一件竹布单衫，马上就把它换上，手里拿了一包换下的棉袍子，默默的走回家来。一边我心里却在打算：

“横竖是不够用了，我索性来痛快的用它一下罢。”同时我又想起了那天二妹送我的面包香蕉等物。不等第二次的回想我就寻着了一家卖糖食店，进去买了一块钱巧格力香蕉糖鸡蛋糕等杂食。站在那店里，等店员在那里替我包好来的时候，我忽而想起我有一月多不洗澡了，今天不如顺便也去洗一个澡罢。。

洗好澡，拿了一包棉袍子和一包糖食，回到邓脱路的时候，马路两旁的店家，已经上电灯了。街上来往的行人也很稀少，一阵子从黄浦江上吹来的日暮的凉风，吹得我打了几个冷瘧。我回到了我的房里，把蜡烧点上，向二妹的房门一照，知道她还没有回来。那时候我腹中虽则饥饿得很，但我刚买的那包糖食怎么也不愿意打开来，因为我想等二妹回来同她一道吃。我一边拿出书来看，一边口里尽在咽唾液下我。等了许多时候，二妹终不回来，我的疲倦不知什么时候出来战胜了我，就靠在书堆上睡着了。

四

二妹回来的响动把我惊醒的时候，我见去面前的一枝十二混司一包的洋蜡烛已经点去了二寸的样子，我问她是什么时候了？她说：

“十点的汽管刚刚放过。”

“你何以今天回来的这样迟？”